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二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馬長清叔：
河北安平縣北關人，自去年給家去了一封信後，至現在沒有給家裏來信，家中來信找你，如知其下落，請來信告知。
晉綏軍區工業部轉交馬佩旺

張玉田同志：
河北省徐水縣人。現你家中來信找你，不知你現在何處工作，希見報後告知，並給家中捎去一個信，如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一併感謝。
綏分局衛生科轉　鴻唐文

重要更正

七月二十四日本報一版之軍區行署聯合通知，號召各機關多種菜蔬「中，機關「部隊菜地來源除開荒外，在自願原則下，得向群眾租種菜地（夏收後的地也可）」一語中，「得向群眾租種菜地（夏收後的地也可）」應爲「得向群眾租種夏收後的地，絕不攜來或荒下的地做菜地」，特此更正。

河保放鬆了備荒領導
熟地大量荒下災情嚴重
——行署防旱備荒工作組談稱——

（本報訊）行署派赴二分區檢查防旱備荒之工作組，已於日前回來，據稱：河曲、保德兩縣旱災極端嚴重，群眾情緒恐慌，而領導上又放鬆備荒工作的具體領導，使群眾生產陷於自流。該組於六月初自興縣出發，共歷四十餘日，曾由嵐、五寨、河曲、保德四縣，檢查了四個縣中七個區、三十九個自然村的旱災情況和備荒工作，其所得印象，以河曲、保德災情最爲嚴重。（一）首先看荒地，工作組所調查的河曲五區和保德四區（黃河沿岸）多數村莊均荒地十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如河曲五區之救濟行政村全部耕地七千餘垧，荒地七百垧（指七月初到七月中旬，以下同）。保德前園家川全村土地六百垧，荒了一百四十垧，園家溝全村土地五百垧，荒了一百卅垧。（二）缺苗無苗土地至少佔已耕地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如河曲五區杜家梁鈎苗土地僅佔百分之四十八，保德四區後園家川鈎苗土地僅佔百分之廿九，高家溝鈎苗土地僅佔百分之廿二點六（現在苗子仍在不斷被曬死）。由此可見該兩縣旱災，即使最近下雨，已無法來得及全部撒種補苗，收成已無多大希望。（三）貧僱農亦大量荒地，缺苗土地亦多，如保德四區高家溝貧僱農十五戶，土地一百一十九垧，鈎苗土地僅六十五垧（十五戶只有牛一條），後園家川全村九條牛，全屬富農中農，貧農僱農在二次鬥爭後才由鬥爭果實分得二條，土地已荒百分之十一點五。河曲五區杜家梁貧農五戶，有苗土地僅佔全部土地百分之四十一（該村牲畜十頭，均屬富農中農）。

工作組同志稱：如果兩縣早就提高警惕，早在雨前就領導搶耕搶種，必可減輕旱災程度。這次大檢查證明，凡在雨前（指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那次雨）乾種的，大都鈎苗，雨後搶種的則較差。保德高縣長自己說，他甚至連年也不攜如此。河、保領導上對防旱備荒均未提高警惕，以爲年年防旱，嚴重備荒，今年二字都沒有點，應指示時把「緊急備荒指示」改爲「備荒指示」，理由是「怕群眾恐慌」。因此在實際辦法上，只是組織解決口糧困難，怕群眾餓死，以爲有了口糧，群眾自會生產，而沒有大力組織群眾乾種。如保德四區後園家川雨前下種全村土地百分之二十八，這是造成雨後搶種困難和荒蕪土地的重要原因。河曲縣政府在總結檢查工作時認爲：「我們把階級路線看成是給群眾多少東西，分土東西往下搁，搁下去就認爲滿足，對於組織生產，卻不加注意，怕犯強迫命令的錯誤。」及至下雨之後，縣級領導連忙派幹部下鄉號召搶種，區村幹部亦四處奔走，但他們除了一般號召和統計數字之外，並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如籽種困難與耕牛困難），亦未使群眾組織起來，加緊搶種。結果土地很快又乾了。河曲五區杜家梁是一個最好的標本（見另條）。據保德四區村幹部群眾對處理，但並不甚了解各村情況，如保德四區土崖塔行政村幹部開會，當工作組同志詢及各村災情時，村幹部們大部答以「大概」「也許」。後遇家川村長和常委自己也不知道本村封底幾戶。工作組同志一致認爲在河曲和保德的備荒工作「看不出領導」，群眾普遍的悲觀情緒，但領導上低沉得很。近來旱象嚴重，卻因爲其他任務下來，幹部們防旱備荒工作已經過時，沒有引起注意。當本月初收到行署號召展開救災搶種的指示和指示時，已無人多予理會。至工作組於本月二十日離開該地時，廣大農民已陷絕境，但因群眾因口糧困難（應先解決口糧問題），即使僅有的借用些食糧，已證明並未基本解決問題，如後園家川僅鈎過百分之十七點八，可見土地將大部荒蕪。災情嚴重，應引起領導上的極大注意。（分）

閻偽「兵商合一」暴政下
大同小商販慘遭厄運

（新華社綏蒙訊）在大同閻偽「兵商合一」暴政之下，商販慘遭厄運，紛紛關門歇業。某商號被迫當兵後，該號即不能維持營業，但敵偽仍強迫抽捐，無法維持，遂關門大吉。小商販遭此厄運者爲數更多，如某工人徐吉林等三人，因聯合會繳納的兵役費交納不起，被迫當兵；小販徐吉林交納不起兵役費，即告歇業。小販經營有錢等，每天營業的收入維持生活，也要按數出兵役費，於是只好被迫當兵。據小攤的商人談：大同附近很多商號，家裏只有一個老母，又是孤子，閻偽亦抓去當了兵。閻偽以「僱傭兵」之名，抓捕大批青年，最近又大批補充到大同城內。大同城內商人劉從貴、李樹桂等一行五人，坐了幾天禁閉，現在被編入伍了。恐怖空氣籠罩了大同城內。（洽海）

十一分區騎兵一支隊
奪回牲畜七百餘頭

（十一分區訊）七月九日，清河敵步兵約六十餘人，挾犯到我楊林子、成佛寨子一帶搶劫，我偵騎兵二支隊某連聞訊後，當即起往阻擊，經數十分鐘激戰，敵被擊退，陣斃數名，搶回被敵人搶劫的牛十九條、毛驢五頭、羊三百二十九隻，均予交還我群眾。又七月五日上午，五區敵偽政府，當即被我寧河偽軍賈我平等楊家窑子、侯家窯子，被我騎兵一隊追擊，我班長李明同志直撲敵陣，勢死敵闖警衛員，接濟一連，繳獲槍一支，共計俘敵十餘名，解救被擄群眾，奪回馬八匹，牛羊百多隻，驢三百多頭，三人，奪回牛驢百餘頭，歸還原主。（鄧斌、王毅甫）

膠濟東段我殲敵近九百
膠縣高密迅即收復
豫皖蘇我軍再克扶溝

（新華社山東二十三日電）解放軍於膠濟路東段高（密）膠（縣）及濰縣外圍，殲敵除守匪外，至十四日間，殲敵八百九十名，高密兩城於五日及八日一度被佔，旋即於十一日及十九日收復，敵五十四軍全部被迫由膠城渡沽河東竄。現膠（縣）高（密）段及膠城東二十里內已無敵蹤。膠縣蔣第八軍一部恐慌萬狀，連日虛張聲勢，四次出擾，均被擊退。

（新華社豫皖蘇二十三日電）豫皖蘇人民解放軍十八日再度收復扶溝城，殲城之敵保安團當解放軍猛攻登城之際，即倉惶棄城逃竄，當被擊斃三十餘名。同日下午，解放軍乘勝向鄢陵逃進，在西（華）鄢（陵）公路上之西葉園，擊退由鄢陵向扶溝增援之蔣軍整七十五師六十四旅之一九一團，斃傷俘十名，俘敵副營長以下二十餘名。

河曲五區怎樣領導
杜家梁防旱備荒？
——生產自流的典型例子
分

陰曆四月二十二日，行政村村長、農會秘書和民兵中隊長到了杜家梁，召開群眾大會，宣傳防旱備荒，並擬給好種六斗。會後把全村二十三戶編爲三個生產小組，要大家變工乾種。他們住了一夜就走了，群眾並沒有照他們佈置的那樣做。這時，土質太乾，人們不習慣於乾種，除了旱就種下的百分之四十四的土地之外，一般也沒有再種穀子。只有兩戶中農「杜混年和杜恩科——用變工的辦法使兩家土地全部種完，（後來除五垧牆了苗之外，結大部分都出了苗，是全村最好的。）其他各戶各幹各的，種得慢，土塊滿了，種不下去了。恰巧，二十三，二十四兩天，就下雨一寸多，群眾自動搶種起來。區幹部任登德到了村裏，找不見一個男人和自然村幹部，就走了，在路上碰上村主任，順便搞了句話：「回去叫大家趕快種瓜，並且要抓緊搶種」。可惜那次雨太小，很快土又乾了，全村只種了三十九垧半，再也種不下去。

五月十四日，又下雨。中隊長來開群眾大會，限大家五天之內把全部土地種完，說完又走了。接着在十五、十七兩日，本自然村幹部召開了群眾會，規定誰也不能荒一垧地，要不，就處罰你把已經過的地分給大家。上八日，村長和農會秘書又來，做了個統計表就走了。到現在爲止，該村土地雖大部下種（僅荒二十垧），但種的太慢，地早乾了，大部都沒有出苗，據統計缺苗無苗土地至少佔百分之五十一點五。該村男勞動力二十五，女勞動力十一，牛六頭，驢四頭，而全村土地僅三百十四垧半，如組織得好，本可以在那一次雨前就把種完畢，那就不會有許多誤苗的。貧農五戶，全無畜力（該村崇耕土地改革）以後，從富農中農調劑來的畜力（三個半）增加耕種困難，反不如給中農調劑的多（四個半），結果他們的土地只有百分之四十一鈎苗。

新絳馬村
由群眾重新審訂成份
鬥爭漏網的惡霸地主

（新華社晉西南十九日電）新絳一區馬村，是該區最大的村子，最初佔有土地最多，土地也最集中，六七十畝，在五四指示以前，便單純以土地劃分成份來進行鬥爭，全村共一百零八戶，而成份劃錯了的竟有卅二戶，其中最嚴重者是將八戶貧農劃成中農，兩戶中農劃成富農，一戶地主及九戶富農劃成中農，同時竟允許該村第一戶惡霸地主蘇合昌「獻田」，而鬥爭鋒芒轉向富裕中農，鬥爭在個人把持下，致死貧苦農民一人。在分配果實中，亦並不平均，主幹部如行打算一元，不但拿不到錢，幹部都可分土地。參加鬥爭，一戶被鬥地主每人給「留」三畝上等地，等於該村之一般貧農與赤貧農都不能生活。

六月九日，縣區幹部到該村進行複查，村幹部不願暴露真情，如全村有多少戶，有的說七十戶，有的說大概七八十戶；農會主席則說：「還可能調查」。領導上了解到該村主要問題是在領導成份不純潔，轉交給群眾去討論，確定成份，已往所確定之成份，指自己的親族成爲聯繫群眾，造成群眾的怨恨。這樣糾正了錯誤成份，同時發動了群眾鬥爭惡霸地主蘇合昌，目前該村農會會員九十四人，民兵十四人，準備繼續徹底鬥爭。（王一）

忻城附近雙堡村受壓迫羣衆
沒收投敵大地主郜家財產
粉碎地主閻僞的「聯合清剿」

（新華社晉綏二十三日電）（遲到）忻縣城東十餘里之雙堡村，羣衆奮起粉碎地主閻匪的聯合「清剿」，自動沒收投敵之著名晉北大地主郜家財產及搗毀郜家僞寨。

「一部家荒淫天堂裏　一千民餓死白骨獄」

該村大地主郜玉伯、郜映祿、郜鋼、郜殿林、郜和伯，自號「五賢堂」。二百年來，在平、津、太原、歸綏、東倫等地，開有當舖錢莊及其他商號卅多處。敵僞時期，仗日僞勢力，發展到京、滬等地，在今天太原、忻城、包頭，還開有大商號「積德堂」、「晉興西」、「餘晉昌」。五家資產共達四百萬銀洋以上，並有好地六頃多，家中使用之家兵、看丁、車夫、媽子、丫頭共五十多人，強迫村人對郜姓家人稱「財主」，死後稱「財神」，違者以「紙毀一論罪」。平日無惡不作，如郜和伯兩個丫頭[illegible]，又[illegible]。郜映祿[illegible]，看見美貌婦女即[illegible]，郜[illegible]五十多個婦女。佃戶娃娃任五十因搶吃一顆杏，被郜修文吊拷窮打，餓死獄中。在郜家殘酷剝削下，四百戶農民赤貧如洗，而郜家卻強迫農民爲自己修築了三座長一里、寬一丈、高三丈的寨和窯處花園，牆內是地主寬敞的宅院。郜和伯當村長的十年間，曾派家兵守寨門，村人必須繞路走過去。這一帶農民中流行着這樣的歌子：「一部家荒淫天堂裏，千民餓死白骨獄」。

去秋群衆奮起鬥爭　領導上犯了嚴重錯誤

去秋解放軍圍困忻城，雙堡農民會羣起要求清算二百年來血海深仇及沒收郜家財產。但領導上竟未批准羣衆要求，而且清算很不澈底，只算出十萬元銀洋，除兩萬現款外，其餘用土地、牲畜、破家具、爛房院頂了。武委會幹部劉某還包庇地主郜清秀說：「過去有錢，現在窮的沒啦。」村幹部也從果實中竊取了一部份衣物，羣衆非常不服，又自動起來清算出郜殿林家現洋七千元，實六千多兩。縣領導上至此更認爲「差不多了」，未把領導鬥爭貫徹下去，羣衆批評說：「眼小見不得大事」。忻縣解圍後，閻匪陸續突擊該村四十八次，但羣衆始終團結一心堅持鬥爭，使地主抬不起頭來。地主乃裝窮，轉移財物，盜賣衣物三千多件，領導上對此並未重視，且未加以禁阻，認爲「已清算過啦，由人家賣吧」。對郜家準備投敵的各種跡象亦熟視無睹。在四月底，郜映祿等四家以四萬元白洋，在僞閻匪軍三百餘掩護，在三天內用三百六十輛膠皮車，搬走值二百萬元白洋之金銀、衣服及其他財物，並以千元收買特務，殺死農會主任樊懷亮後，又勾引閻匪到村內大肆刁搶，羣衆極憤恨的說：「不搶光殺光燒，我不甘心。」

堅決進行武裝鬥爭　數百群衆搗毀「閻王殿」

在奸霸地主閻匪的「清剿」下，雙堡羣衆立刻在「要活的起來幹！」的口號下，堅決進行保家保田保人保鄉的英勇鬥爭，全村進行澈底的堅壁清野，青年們組織成兩個游擊組，進行破路割電線，埋地雷。僅十天，就作戰爆炸八次，觸倒「愛鄉團」一排長以下四名，傷六人，炸毀敵四匹牲口，搶二麥，摧一切。並三次痛擊武裝特務，使小股敵人不敢進村，全村人畜沒受損失。羣衆在血的鬥爭裏，更深刻認識「地主沒人心，你寬一分，他進一寸，不澈底消滅封建，永遠翻不了身」。「閻錫山地主一家人，共產黨勞動人一條心」。五月十三日，數百憤怒的羣衆自動集合，喊着：「我們要報仇！」「搗碎閻王殿去！」拿着鐵鍬、鋤頭、石頭，奔把，湧進郜家僞寨，拆毀增寨門，激憤的羣衆摔玻璃，毀爐床，又分走門窗傢具，並從郜映祿家查出一萬四千元銀洋，四支步槍，兩支手槍，子彈百餘發。當時閻軍在五里外打槍威脅，羣衆說：「尿你呀，敢來活喝了你！」事後，選出清算沒收委員會，除沒收投敵地主房地外，僞迅捕未及逃走的郜朝鸞等三個地主，繼續鬥爭清算。

忻東區領導上聞訊　派人前往領導貫澈鬥爭

忻東區領導上聞訊後，已派人到該村領導羣衆貫澈鬥爭，並決定今後要深入發動羣衆，把土地改革與對敵鬥爭密切結合起來，以滿足羣衆要求。（秦揚、伊川）

貧農團結中農　變工放牛

（五寨訊）三區邸家坡富農賈希招，耕種完了，耕牛沒法去放，兒子在三區担任中隊長，老婆腳小不方便，他和媳婦要鋤草，如果撥出去，又出不起四斗穀食。他就和貧農團中農賈旺厚研究，結果有五家中貧農都願意變工放牛。五條牛，每天輪流派一個人去放，大家都不用出放牛工資，省下的人工趕緊鋤草。賈希招媳婦[illegible]，除了放牛，十多天裏，還幫助鋤了十垧地，這辦法很好，正在研究推廣中。（陳振華）

孝義部落村三百男女群衆
向魏氏惡霸清算雪仇
打破了惡霸地主對工作團的封鎖

（孝義訊）（遲到）部落村羣衆，在工作團領導下，打破了地主對工作團的封鎖，三百餘男女起來，向奸霸地主魏寶武、魏茂任響仇清算。魏寶武（外號人叫毛子）是閻錫山的「忠貞同志」，曾任勾子軍的村副，以「政治犯」罪名殺害過許多人命，又與地主魏茂任（外號吸血鬼）狼狽爲奸，貪污霸佔，壓得全村羣衆抬不起頭來。四月間工作團去了部落村，這些奸霸們惡好封鎖網，把工作團的同志派到兩家富農家去吃飯，兩三天了解不到一點情況，連開了四次農會，都說村裏「甚也好」。隨即發現農會是被富農魏金銀把持着，貧僱農多不敢講氣。於是工作團轉向逐戶訪問，首先找到過去受雙重壓迫的長工魏[illegible]，和給魏茂任當過三輩子長工的魏毛小、陳二則等七個積極份子，經過啓發教育，互相受到啓發，決心要向地主清算。但一提到魏寶武就怕了，魏毛小說：「人家有兩個兒子在勾子軍裏，能不能鬥倒？」於是又誘導大家討論閻錫山的下場，和人民力量的對比，才克服了一切顧慮。女積極份子楊全英馬上停了紡車，動員鳳璉說：「你男人是怎死的了？你還忍心不替他報仇？」說的鳳璉淚珠直流，回去就和婆婆商議，全家都哭了，但婆婆說：「就怕鬥不倒！」鳳璉和全村男女齊聲答：「全村男女都和魏寶武、魏茂任鬥，又有政府和工作團作主，不怕！」她們共發動起八個婦女。積極份子經過一天的活動，發動到五十餘個男女，均要求積極鬥爭。在大會前，又進行了團結中農的階級教育，積極份子定出「絕不向地主妥協」的紀律。四月十六日早飯後，全村三百餘男女羣衆，集在一個場裏，首先控訴殺人兇犯魏寶武。用元的女人哭到說：「呼！你是忍心和一同謀合計，把我男人送到孝義城槍斃了呢？！」鳳璉向魏要丈夫，魏也把她丈夫毛春以「政治犯」的帽子送到城內監獄裏，還不放心，又用藥害死了。全場羣衆發出了怒吼，馬上將他押送縣政府，要求政府從嚴懲辦。羣情更加憤慨，繼續申訴奸霸地主魏茂任的罪惡，日寇在時，他甚至壓迫人民，不但高利重租，不少菜剝削人民。魏毛小的老人揭了他的五十二吊錢，三輩子給他家服工未還清，最後把毛小的地和羊折尖頂了利息。訴苦大會後，農民自己選出代表，共清算出土地二百〇四畝，窯十一孔，糧食廿四石，村中貧農的團結與覺悟亦提高了一步。（戈）

寧武公安局
扣獲閻特周海壽
加強防特鬥爭提高警惕！

（本報訊）閻特周海壽在我區進行破壞活動，已被寧武公安局扣獲。周逃走寧武新解放區的流氓，去年四月偷跑到太原，找到逃跑地主陳尊遺及閻僞特務組織流工處主任周密士及趙珍等，回來後，以惰鉅可疑，負有「狗捕」，後又分其形保鏢身。今年二月周逃又擬赴太原，通過當地流氓王文仲轉經王之親友寧樂游擊隊長曹越芝開上路條，再度被我發覺，予以拘捕，審訊數次，周仍狡賴。後在六分區供給處召開的羣衆反特大會上，經羣衆揭露後，該逆才供認了閻特給他的「任務」，叫他組織「日報社」把舊有的哥老會及被清算過的地主都組織起來，進行破壞和偵探活動。（汝華）

（又訊）永和城內的潛藏閻特匪徒吳寶善、宋學文等，已被我扣獲，現正審訊中。（汝聚）

不能爲人民辦事的幹部　群衆起來撤了他們的職

全德壽和惡霸是一夥夥

（新華社綏蒙訊）朔縣一區細水村民兵隊長全德壽（封建富農成份），去年五年帶上民兵借口私賑糧食，扣了羣衆糧食三斗，裝進他自己腰包；今年六月，羣衆清算惡霸地主趙潘時，全某又以民兵隊長資格，私自放開趙潘，因趙某逃跑未遂，投井自縊而死。羣衆對全某行爲深表不滿，遂於七月九日，全村男女召開大會，一致糾罰全德壽，說他和惡霸是一夥夥，當衆撤了他的職，並吐出貪污的東西。（陳仲凱）

李鳳廷是代表地主的幹部

（本報訊）中陽二區乾村村長李鳳廷，當羣衆要鬥爭地主滿家老婆時，他受賄六塊白洋，吃了油糕扁食等，壓制羣衆，不許鬥爭。孫家塔村曾當過閻僞閭長而又當我村幹部之武成交，撒賴羣衆極甚，羣衆要求撤職，李又不讓，到他家吃掛麵雞蛋湯；該村羣衆清算出地主的元寶白洋時，他們合謀私吞了。李鳳廷又和番鎮珍等地主拉的很好，對工作則不負責任，公報賬糊塗，還背引罵羣衆。此次土改中羣衆撤了他的職，質問道：「你給貧苦羣衆辦過幾件好事了？」李答不上來。（曉鐘）

王付根由自私走到包庇地主

（寧武訊）三馬營農會秘書王付根，從解放後，他新買及分到的地，計有水坪地四垧、旱地三垧，產量已超過一般羣衆。去冬鬥爭孫二美人時，他竟私自留下一畝半水地；發放春貸時，縣上六月份貸下，他九月份才發到羣衆手中，因縣價上漲，羣衆吃了大虧。前年的鬥爭，現在還不交代。羣衆鬥下地主王希賢二百零八元欠條，也被他攜抹。他爲娶地主三白壽的閨女，分地時庇護此女人的親父，給分了二垧水地。這次羣衆開大會，除撤消了他的職務外，並將他騙取的一畝半水地要出，分配給貧苦羣衆，其餘鬥爭果實託村公所清理後，向羣衆公佈。（來稿未寫明爲什麼要託村公所清理，應該交給羣衆代表清理才是。——編者）現羣衆僅保留其農會會員資格，以觀後效。（郝犯）

編後話

向雙堡村人民致敬

忻城附近雙堡村人民，粉碎地主閻匪的聯合「清剿」，自動堅決地沒收晉北大奸霸地主郜家財產，搗毀郜家「閻王殿」。這一偉大壯烈的鬥爭，使我們興奮，我們謹向堅強不屈的雙堡村人民致敬！

郜家大地主，建築在人民血肉荒骨上的統治已達數百年，經濟力量是那麼雄厚，政治上過去和日僞現在和閻匪又是那麼緊密結合，實已即大惡霸，且在我軍晉北自衛反擊戰役勝利後，忻城附近被解放，雙堡村人民奮起向郜家奸霸進行清算鬥爭，要求沒收其財產，而我領導上竟遲緩的落後於羣衆運動，對羣衆正義要求不予批准，使人民的復仇憤火未能發洩，使反動地主得乘機逃脫，轉移隱匿巨大之財物，並公開聯合閻匪，進行「清剿」，屠殺羣衆。但在這種情形下，該地人民仍自動堅強起來，組織武裝堅決鬥爭，直到最近，爆發了這次偉大正義的行動，表現了他們對於反動地主和漢奸閻錫山誓不兩立的階級仇恨，這是人民力量和英勇鬥爭的一個光輝例子。忻東區領導上已派人前往協助，我們希望能盡力給羣衆以鼓勵和支持，使運動走向澈底勝利，由此展開更旺盛的對敵鬥爭。

嚴重警惕蔣閻特務潛入破壞

蔣閻奸賊爲挽救其將臨末日的命運，最近派出了大批特務份子，潛入我解放區進行破壞活動，各地發現者已有不少。據我們所知，蔣閻特務大本營設有計劃，以黃河兩岸（包括綏蒙區）山東和東北爲其特務集中活動的區域。蔣閻此一奸謀，應引起我全體黨政軍民的極大警惕。我們在防特鬥爭方面，還仍存在着麻痺現象。以最近嵐縣破獲閻特閻光敬一案爲例，該閻特由汾陽川口，轉經離石、方山而至嵐縣，將近一月時間，始被發現，而其同組之三人則至今尚未捕獲。這種麻痺現象亟應克服，必須堅決依靠羣衆，加強盤查、設置哨崗，並監視地主行動，以便徹底乾淨的撲滅蔣閻的特務活動，鞏固我解放區的革命秩序！

蔣賊飛汴開軍事會議

倉惶應付我軍大反攻

窮途末路陰謀放決黃河堤岸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合眾社南京二十日電：蔣介石曾於十九日偕劉峙同飛開封召開會議，商討軍事問題。當其途經解放區黃河流道時，蔣曾令飛行員低飛觀察。衆信蔣介石此次飛汴，與為企圖應付人民解放軍在黃河南岸之大反攻。該地蔣軍防線之迅速崩潰，已使蔣極感焦慮，蔣介石突對解放區河堤感覺興趣，顯示彼在窮途末路中，正準備部署實行其久已蓄謀之決堤毒計。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據路透社美聯社二十二日電：魏德邁已於二十二日下午抵達南京。蔣介石正準備在南京召開一軍事會議，李宗仁、傅作義、胡宗南已聚集南京。

美退伍軍人會執委會

反對支持蔣記惡政府

（新華社陝北廿三日電）紐約訊：由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組成的「美國退伍軍人會」執委會，頃在其芝加哥會議中，一致通過一決議，反對美國政府無條件的在財政與軍事上支持獨裁和反動的蔣介石政府和希臘政府。該決議譴責美國給予蔣政府一萬三千萬發子彈的行動，「因為此舉表示無限制的支持蔣介石政府」。決議又稱：鑒於目前美國外交活動，我們深知有潛隱的危險，即美國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樣，利用援有管制的貸款，重建德國工業，而使德國軍事力量重新抬頭。

華東我軍費縣之役

俘敵旅長以下五千餘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三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總部頃公佈費縣戰役戰果如下：本月七、八兩日，解放軍於費縣城區及附郊，殲滅蔣軍馮治安部五十九師三十八旅全部及蔣軍七七師三十七旅之一個營團，除斃傷外，生俘三十八旅旅長甄紫封（轉移時為蔣機炸斃）以下官兵五千二百餘名，繳獲迫擊砲十二門、輕重機槍二百餘挺。

（新華社山東二十日電）膠縣、即（墨）東兩縣人民武裝，在六月十一至二十四日止之保衛麥收戰鬥中，共殲敵營長以下二百七十七名，爭取投誠者七名，平毀敵據點十二處。在六月底至七月初之膠縣外圍戰役中，當地民兵武工隊積極配合主力出擊，使崩潰之敵一一落網，僅紙坊區即追俘敵五十名。另據齊家莊等十個村統計，即繳獲機槍四挺、步槍四十餘支。

夏縣之役

我殲敵一千三百

（新華社晉南前綫二十三日電）晉南前綫司令部頃發表收復夏縣戰果稱：此役共殲蔣偽一千三百二十八名，計俘蔣軍一七旅四九團營長以下及夏縣「愛鄉團」團長邢貴榮以下一千零六十四名，斃傷敵二百六十四名，繳獲各種砲十三門、輕重機槍一百二十三挺、長短槍七百八十三支、槍榴彈三十二個、糧食三千餘石及食鹽四萬五千斤。

蔣管區零訊

遼寧省蔣記省參議會於六月下旬開會時，遂譏了蔣家臣僕在東北人民解放軍攻擊之前，望風而逃的醜態。營口籍「參議員」陳振邦說：「東北戰時緊張之際，縣長應與城共存亡，但縣長平時貪污，臨時逃跑。」新至此，蔣犯遼省主席徐箴面紅耳赤的起立制止說：「不能這樣發言，究竟那個縣長貪污了，請指出。」陳某繼續說：「常言說，望風而逃，蓋平縣長可以說是無風而逃，六月四日縣長不知犯了什麼精神病，突然帶了人逃出縣城，後來雖然又回去了，但警察局、保安隊及縣長夫人卻跑到了營口，使得營口物價為之大漲，後來六月十日共軍真的來了，縣長仍然跑的最快。縣長夫人事後向人說，她在逃跑時，丟了二千五百萬流通券，不貪污，這多錢那裏來的？」

唐山蔣軍恐慌，除城週年築護城壕及碉堡外，又計劃在碉堡四周加添鐵絲，約需小樹為樁，因鄉村均在人民解放軍手中，木材籌措甚難，城防工程處乃將此事推與「軍民合作站」辦理，後者討拒不接受，但蔣市府斥責「合作站」為「貽誤戎機」，該站人員以責任難負，專顯潛逃，遂於六月二十七日決定撤職。

昌黎自經人民解放軍攻克又主動撤出後，一切城防工事癱瘓，蔣當局均迫令人民重新修築。近該縣當局並決定為「加強城防」，將城周東門兩側之民房盡予拆除。人民對此極為憤慨，正醞釀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南京七珍大橋附舉行傘兵演習，結果只有十餘傘兵自三架飛機降下，且其中即有兩名傘兵出機後，降落傘未打不開，急劇跌落，傷亡如何，機場方面諱守秘密。

隴海路東段蔣軍懼於解放軍反攻，近來猛抓路工及附近居民，趕修鐵路及工事，路兩側數里內之樹木被砍光，作為枕木，未砍村的小樹，亦被貼上「沒收公用」的封條。並規定沿路每三里築一碉堡，挖掘壕溝，妄圖構築堅固防衛線。但修築迄今，鐵路僅由徐州修至運河站一段，僅及隴海東段三分之一。工快不堪毒打，紛紛逃亡，監工者亦充滿悲觀情緒，認為「修路是穩穩人心的，打敗下來好逃得快」。派由東海縣竄集南犯之蔣軍二十八師七五團，懼於劉鄧大軍南下，已倉惶退至隴海路。

民主青年團體代表萬餘

舉行國際青年節盛會

中國解放區也派有代表團赴會

（布拉格訊）全世界五十個國家民主青年團體的代表一萬餘人，於二十日在此舉行第一屆國際青年節盛會，中國解放區也派有代表團（其中包括新華社之特派記者）共會。會場中洋溢着為民主和平及人類幸福而團結奮鬥的信念。二十一日，與會者向反法西斯死難戰士的紀念碑獻花圈，二十三日特舉行名為「年青一代爭取持久和平與民主鬥爭中的青年」的展覽會，二十四日即開始進行舞台節目，參加表演者有蘇、法及其他國家青年藝術家，蘇聯、波蘭、英國等著名青年音樂家特舉辦音樂會，電影節目中，有蘇聯的「團的兒子」、「哈囉，莫斯科」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等國家的影片。每星期一，與會者皆開篝火交談。星期六，表演民間藝術。大會預計須至八月十七日結束，是時，各國青年代表將舉行盛大遊行示威。

強渡黃河

胡征

六月三十日晚是舊曆五月十一，月亮正明，劉伯承將軍兵團的一個旅，在靜寂的平原上，迅速地越過一個個村莊，向黃河岸挺進。

一列大砲架在堤岸上，河防指揮部秀坐在砲參謀長，在山的掩蔽處，對岸敵人的哨兵像蟲子一樣在沙灘上爬伏着，沿岸的防線，五十米一個暗堡，十五米一個單人掩體，暗堡與掩體之間，是一條二尺寬的壕溝聯系着，四條溝兩面，滔滔奔騰的便是蔣介石所吹噓的「四十萬大軍」——濁浪排空的黃河。

年青的旅長對將軍在河防指揮部的工事裏，抽着烟，看着錶。時針指到十點半的時候，他用電話通知背後的某部隊，五分鐘內到達河沿，十點三十四分鐘該部突擊隊就到了，這些英雄們，每一單位，每一人，都是帶着自己的立功計劃來的。白天動員的時候，領導他們的要求是佔領交通溝，鞏固前沿，只要堅持半點鐘，第二梯隊就到了，而該部的計劃卻是半點鐘內佔領對岸河堤，他們的二小隊計劃要在半點鐘內佔領東于谷和營里村，三小隊計劃奪取河堤上的碉堡，二小隊一排副李祥雲怕別人搶去自己的敵人似的，最先指出自己的要求和計劃：「我要帶一個班，第一隻船，我頭一個上船，頭一個下船，頭一個登陸，頭一個佔領暗堡和東于谷，頭一個佔領河堤上的碉堡。……」

不僅我們部隊的計劃，是科學而周密的，就是其他各個戰鬥部隊，都一樣有了充分的準備……。渡口的船夫們，和部隊一樣一樣的英勇與神奇，全體水手都擠上了「登陸」的名單，他們中有着：「為了全河老百姓的翻身，要用一切力量，把大反攻的兵團迅速地渡到對岸去」。他們提出：「不完成任務不下船！」他們中間，三分之二是十年前玩過船的，自黃河改道以後，十年來沒[illegible]玩意兒了，十年前，河面比現在窄小，划一次來回需十點鐘的時間，現在經過訓練以後，已縮短二十分鐘了。這天晚上，他們提出只要十三分鐘，但在事實上，他們卻超過計劃，來回只用十二分鐘。

正是十點三十六分，各級指揮員[illegible]地接頭之後，船隻都在渡口上擺好了，一切都在靜寂中進行，神經敏的聲音也沒有。船隻管理股長孫趙和大隊長董秀山用手式指揮着各船的位置，偷偷地走出壕溝，走到渡口，二小隊一排副李祥雲按着計劃走來了，他帶領十三個人和一挺機槍，頂着船步指定的地方，輕快地跨上小划子，還是高官金的決定，第一號開鋒船，把掌舵架在船頭上以後，李祥雲和高官金輕輕地說了一句什麼，手一擺，坐下去，船就開動了。

當高官金撥動第二號時，第二號、三號……各小划和大船上的人都上齊了。這時候，月亮正到頂空，水聲掩蓋了一切聲音，船的影子在放光的水面上，像浮雕一樣靈着一條長線。人們興奮的眼睛盯着河對岸，每個人的心都緊張的跳着，汗從臉上湧到手上。水上的英雄們，赤裸着全身，猛起二十斤的槳，全身動起一陣在明亮的月光中閃動。河背後的掌舵者，像大風，把波浪往斜對岸推送，拖着英雄，像展開了翅膀，乘風破浪，往斜對岸駛去。……

「河的全長了二十里，第一隻船以四十五度的斜度，離到河心，還長了半里。」第一隻船到河心的時候，對岸敵人叫了一聲：「來了，來了，快去報告！！」話聲剛落，一陣機槍打過來，李祥雲的機槍響了，一起打了過去，各船的機槍都響了。「開砲！」團參謀長在河岸發出了口令：一剎那，幾聲一起，於是大砲口吐出了紅火，對岸的碉堡河堤，在驚天動地的轟響中，突然冒起幾丈高的大火，沙土嗶嗶地落到水裏。

經過五分鐘的轟擊，夜色全變了，雲彩迅速地向東南飛去，月亮更高更亮了，敵人的槍聲忽然選了，而又很快地停息了。這時候，高官金的船第一個靠岸，李祥雲第一個跳下去，帶領全班第一個登陸，於是搜索壕溝，佔領暗堡，再向東南的趕過去。二小隊，三小隊的全體英雄跟着跑過泥巴地帶，向二里外黑色的樹林衝過去。

他們佔領了于谷村，這是敵人五十五師米文和的五四三團一個營的據點，團長姓冠，是這天上午才接受了緊急命令從後方趕來的，而現在，他們到任不到十一個鐘頭，就逃跑了。解放軍戰士到村以後，沒有停頓，就從河堤向前追趕，時間正是十點四十八分，離上船只七分鐘，從河東岸黑黑的樹林裏面，發出了第一次號聲，這是先頭部隊已佔領河堤及堤上碉堡的信號。接着，響聲，河岸的人們已站滿渡口，發出大笑大叫和拍手的聲音，迎接第二次開渡的大船隊。

在黎明前的兩小時，[illegible]將軍和所有的後備部隊出現在河東的高堤上，年青的將軍蹲在堤上，展開地圖，用手電筒照着，尋找敵人的方位，然後向各部隊發出緊急命令：「追！」……

黃河南岸人民的仇恨和渴望

當人民解放軍大舉南渡深入魯西南之後，我黃河南岸重見天日的父老兄弟，都含着淚，熱情地歡迎久別了的解放者，並紛紛向我們控訴蔣軍及「還鄉團」給黃河南岸人民所造下的血海深仇，和敘述他們對人民軍隊的渴望。據壞的，盤踞鄆（城）鉅（野）的蔣軍和「還鄉團」對農民說：「你們的腦筋全部匪化了」。憤恨之餘，用盡了「倒栽葱」、「火烤」、「刀劈」、「槍挑」、「五馬分屍」等各種酷刑。駐在鄆城的蔣軍，決定了一個大屠殺的計劃，要在一星期內消滅全縣抗屬，在三天內即殺害活埋了一千多人。但正在此時，人民所望眼的劉伯承將軍大軍渡過黃河，救出了大家。鄆城蔣軍被殲之前，在城內和據點裏實行「男人集體過覺制」，而蔣軍官兵放肆的姦淫婦女。鉅野蔣軍出發搶糧時，會在野地裏輪姦了長官也二十歲的女孩子，凡蔣軍到過的村莊，都有被輪姦至死或不能起床的女人。黃河南岸蔣軍對農民的剝奪，一切都要現洋，鉅野蔣記縣政府在麥季，除「徵收」藥銀布疋外，每畝要四角五分現洋（每元現洋合蔣鈔兩萬元），每四十畝地要一步槍，折價現洋一百二十元，鄆城每畝發銀更強一徵「銀元七角，各種攤派全縣平均每畝合現洋七元，因為一律交納現洋，不收蔣鈔，農民們只有到蔣軍和其匪部及鄉長或地主手裏去買銀元，蔣軍蔣官「還鄉地主」乃乘機盤剝，均大發現洋財。蔣軍懼怕人民武裝的游擊戰，強迫人民把據點周圍二十里及公路兩旁九里以內的高粱悉數剷除，高粱為魯西南農民全年收穫百分之七十的主要食糧，農民在刺刀下，含着眼淚把已經長成四尺高綠油油的高粱剷倒，鉅西的一位老太太，剷了一棵，便抬頭向北看看，旁人問他「看什麼」，她回答說：「看看八路軍過河了沒有」。恨透蔣軍虐殺黃河南岸人民，在大軍過河以前，時刻盼望着劉將軍的大軍來解放他們。鉅西王埔一位老漢的兒子被蔣軍抓去後，老漢逢逢不送錢去贖，他說：「瞎狗日的兩天吧，咱們的隊伍快過河了。」鄆鉅（鄆城鉅野之間新設縣）太平集的村民，見到了反攻的人民解放軍說：「俺們早就盼咱們的隊伍再有七天就過來了，到七天頭上還沒有見來，你們真就心着準備下的白麵與扭菜給「還鄉團」知道搶去了。到底你們來了。你們到北邊去了以後，你們村莊還是原舊的斷作，看這工事，咱們就依靠這堅持着，整天盼望你們過來，到底盼着了。」

日本共產黨集會
紀念創立二十五週年

（東京訊）七月十九日爲日本共產黨創立二十五週年紀念日，不顧美國場外面大批憲兵的監視，著名日共黨員仍於是日集會紀念，到會日共領袖野坂、德田球一等，均發表演說，敘述日共二十五年來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史，並號召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復活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日本而奮鬥。大會高唱雄壯的國際歌後閉幕。

（按日共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從成立那天起，它便領導日本人民反對日本法西斯，當時日共爲堅決反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而鬥爭。「九一八」事變發生，日共揭露日本軍部的侵略行爲，並發出反戰運動。一九三九年，日共黨員發展到三千以上，並有三萬三千同情者。「七七」事變時，日本法西斯進攻蘇聯的，鎮壓日共的反戰運動，許多日共領袖及幹部被捕殺。一九四五年，日共黨員減至一千二百名，黨的組織也屢遭破壞，但日共並未因統治者殘酷的鎮壓而退縮。日本投降後，特別是德田球一出獄和野坂由延安同志回國後，日本民主陣線大大發展了，現在日共擁有六萬名黨員，領導工會會員一百多萬。）

荷方大舉進攻印尼
印尼內閣召開緊急會議
頒佈抗戰總動員令

（各方報導）荷印談判因荷方堅持奴役印尼而於廿日宣告破裂，印尼政府提出將印尼問題交由海牙國際法庭仲裁解決的最後要求，亦爲荷方拒絕。二十日午夜，荷軍首先發難，侵佔印尼共和國巴達維亞官署，並逮捕印尼代表團秘書處的印尼官員（副外長）及共和國（？）其他印尼政府駐□首都，印尼新聞社及機關刊物亦同時被封。現爪哇境內全面性的戰爭已揭開，萬隆、三寶壟、瑪琅法水塗地正進行激戰，荷空軍亦已到日惹轟炸，轟炸印尼解放區各大城市及工廠。據已證明中立觀察家說，荷方勝利依持其軍事獨裁政策，全怪美英支持所致。

自荷印戰爭爆發後，蘇加諾召印尼人民，荷軍大舉進攻以後，蘇加諾起來，「保衛自由與和平！」印尼內閣於十一日召集緊急會議，他說：「印尼爲自由萬遍的印尼抗戰的國家，有着自己獻身的政府，我們永不……承認其他任何政府，像在荷日佔領……」。蘇加諾總統與印尼總理沙利卿了緊要關頭……「荷蘭侵略的結果……」。印尼共和國總統的「聯邦」……認爲目前形勢……，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蘇迪，召喚「以打擊回答每一次荷蘭的挑釁」！

法總理拉馬第
不識美國魯爾計劃

（巴黎訊）法總理拉馬第廿日發表聲明，對美國的魯爾計劃表示不滿。拉馬第係答覆十九日美國務卿馬歇爾的聲明，說法國不滿由其對德國工業問題的處理的發展。拉馬第稱：「不忘記昨日侵略我們的國家，似乎有不可否認的優先權，對於我們法、英、比、挪等及一切曾對德作戰的國家，似乎有不可否認的優先權，但我們的美國，犧牲者必須定在手的我們古老的歐洲許多年份的美國，驕牲者必須定在□手的前面。」並稱：「我們的優先權是早經宣佈和確定了的，現在必須正式事實了。德國所能收到的，只能是剩下的需要的東西。」

意報評「歐洲會議」
英法邀意國參加會議
是爲了取得某些東西

（羅馬十九日電）意大利報紙對「歐洲經濟復興會議」之結果，感表不滿。「萬洛」報稱：「英法邀請意國參加歐洲經濟復興會議」是爲了從意國取得某些東西，而不是給與意國什麼。」「純粹名義的『平等』特權，實際上成爲付出多，取得少的特權。」該報亦稱：「從『歐洲經濟復興會議』的各方面看來，非常明白，係意法沒有如英法所說那樣重大的意義，也未得具體結果。」該報指出：「文件大擴的『馬歇爾計劃』是不現實的，甚至並不是一個可能作爲擴張其他的計劃，在此種情形下，定會成爲弊勢大而效果小。」該報並譴責意大利政府對「馬歇爾計劃」的盲目支持。

希共書記著文號召
組織希臘新民主政府

（雅典訊）二日希共書記查沙里亞第斯發表「希臘民主鬥爭之綱領」一文稱：今日決定希臘政治生活的，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支持保皇派四原份子的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干涉，一個是人民爲國家獨立、民主權利與反對外國奴役的鬥爭，這一鬥爭將決定希臘成爲一自由國家或爲一奴隸市場。希臘民主人士必須負起重大的責任；由於和國保皇法西斯反對派因所關中央政府的責任，這一責任在自由民主區域組立新的民主政府，才能表示出來。正式擬定在希臘內的中委員廣泛的討論，並且被很多人認爲是對右翼陣營的最後警告。此論文在希臘政界人士（雅典訊）希民族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向聯合國、英、美、法、蘇、各國及世界工聯呼籲：「過去一週中，在希臘全境的民，已達一萬五千人被因找於荒島中無居無食，數百人民現已瀕於饑餓，目前希臘當局的野蠻恐怖，已超過人類史上最黑暗時期，我們向整個文明世界呼籲，並要求你們給予積極的援助，以終止希臘人民的苦難。」

蘇聯建設

蘇聯最大水力站之一，正在伏爾加河支流之「卡加米」加水站上建築中，此水站流事家「卡馬」站是在烏拉區，開採山大河新式裝備下，採用新式裝置建設，預定於一九五零年竣工，即能供給烏拉爾一帶工業的電力。

蘇聯食品工業急速增長，今年春季糧食超過計劃百分之一零一，夏季超百分之九，各部的分、包括油、食糖、罐頭、乳製品等產品都有均大有增加，食品生產已恢復戰前產量，包括新的大規模食品工業區之建築，將大大提高共產量。

蘇聯青年積極參加伏爾加河尼茲區之恢復工作，至一九五零年，將有十四萬名職工自勞工後備學校畢業，參加恢復生產工作。

蘇聯汽車工業不斷發展，今年已製成許多新型汽車，莫斯科大街上日前出現墨油發動之新型公共汽車。此外尚有大力汽車與蒸汽汽車。

從家信所想起的

崔文濤

隔離了九年的家庭，去年才取到聯系，在接到哥哥弟弟的信的時候，我非常高興，對我的家庭在共產黨的正確政策和群眾鬥爭下翻身了！有了二十多畝土地，分下三個正房，六十二歲的母親身體很好，哥哥也有了老婆和孩子，弟弟參加了革命，我一家人現在才是真的活出來了。最近哥哥與弟弟給我的來信上，還需了哥哥自已負責了二十年總數累全家生命的擔子，下除掉了新政權的輔助，今天在我爲着這封信，想突加，不禁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情景。那時我才九歲，父親患肺病死了，祖父和叔父便逼迫母親改嫁，被母親嚴詞抗拒了。於是就以分家的名義給了我們五畝夠不好的磽地，附近的得像這風似的小泥片腐爛，趕了出來。這時正是冬初，哥哥在北平，家裏我們娘兒四個，沒吃沒燒，吃的水都得母親和我去拾，夜裏娘兒四個合蓋一條破棉被，身子蜷得像刺蝟一樣，房門也被風颳倒，用機子都頂不住，想求人幫助修理一下，母親和都管不起人家。母親爲了節省錢，沒有燈，只得摸黑做白日的事和人家做點針線，換取人家送來來維持，但是這樣還不行，於是就往外跑，到叔父家去了。

我叔父在天津開了自行車行，很大的一個，在天津都是首屈一指的，回到村裏，當然更了不起，鄰人都不能說一天三頓，卻也是蒸饃、酒肉、點心，縣長鄉長都常到他家吃喝；但他們對我們卻看都不看，在祠堂裏從來沒請過我們，叔父家的紅光光的發亮，我們窮苦的婦女卻不能進去，不但不能進，還要被叔父的僕人們罵出來。

當那時，不慣的跑到叔父家去討他說：「你不能給我們飯吃的，何必要見他們，這樣好的，他們嫌你窮」，但得到的回答是：「叫你還不了自已的債，再跟我們鬧下去，我們就不認你們了」，他說「我家的狗肉都是好的，給母親吃過，然而叔父卻說：「人家的狗也不給你吃」，你們可不用管，我們的事不關你們的，他說：「你們在這裏的，不倫不類，給我滾！」母親哭了，也說過：「你們這些人，總有一天要遭報的，你們都要你們的命……」

當年冬天祖父也死了，按照規矩，祖父的喪事要哥哥頂孝，但叔父卻把我們趕出來，不讓我們穿孝，只給了一套破舊的孝服，有一次把祖父的墳地占了，母親氣得直哭，小叔叔說：「你們這些窮鬼，滾回去！」我們只好回去了。

哥哥那時是個二十一歲的孩子，忍辱隱人，回家後叔父對他說：「你不識字，又沒有錢，出門也是受苦，還是在家種地吧。」他一個人的功勞，卻要養活二百多塊錢，不但把所收的了三百多畝地的租子，而且還私自把別人家的錢給他了，他也不知道是哪裏來的。哥哥和母親上了當，叔父以後又把五畝地也要去了，說是要還債，於是哥哥只好到北平去做學徒，那時哥哥才十六歲，計算一下，一家四口，這時只有哥哥一個人在外面掙錢。因此，我家的生活更苦了，叔父還逼迫母親把房子賣了，那時母親和我們在外面討飯……

那時我們告貸無門，生活無力，不得已哥哥只得辭掉北平的手藝，回到家鄉來，哥哥拿起鋤頭，開始下地。他就這樣一年年的在地裏勞動，我們一家，全靠他一個人的力氣。

小村子裏，哥哥光着脚，拉着一卡一卡的糞車，高粱地裏上路了，母親拖着包裹，到村外，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兒子孤零零的身影，消失在風沙裏，心裏的悲苦，一直在幾年中時刻都忘不掉。

以後哥哥就挑着四五十斤的擔子串鄉，母親拚命的拾柴拾糧，我們也撿柴，到晚上才能維持，有時也吃不飽，有時我和弟弟就在家裏縫紉，總算熬到我念完了小學。

哥哥太仁厚了，在叔父的壓迫下，始終以對待自已老人的態度去尊重叔父，他常對我說：「你叔叔的心眼不好，可是他也是長輩。」

到柳樹溝除害

馬步雲

神木縣城爲了消滅我解放區，由蔣二五八師和偽神木自衛大隊抽出了二十一人，組成了「游擊隊」，由白滿堂領導，六偽軍隊，常向我神府解放區邊境的村莊騷擾，搶走百姓的財物和牲畜，又時常到柳樹溝的村子裏，捕捉群眾，剝削群眾的東西，並且……剝削群眾。

七月一日上午，游擊隊又到柳樹溝搶東西。我軍得到情報：「白滿堂正在柳樹溝搶東西，」我軍即刻出發。

戰士們不顧火一般的太陽和汗水，不顧炎熱的口渴，越過了山，到柳樹溝附近，敵人還未發覺，接近時，村子裏正有兩個老鄉跑來告訴我們說：「大汗的敵人正在吃飯，狗日的抽大煙，強迫婦女，要殺兩個人，你們快引路，我們吧，我給你們保險他們一個也跑不了。」戰士們聽後，懷着憤怒的心情，緊緊的包圍了敵人。

當敵人發覺時，仍在吃着飯，一聲令下，我們的機槍、步槍同時開火，敵人慌忙的撤上山，我們的手榴彈和炸彈打得敵人亂成一團，戰士們從四面衝上去，上了山，敵人都投降了，結果：打死了敵人一個，擊傷一個，生俘敵十七個，繳獲步槍五支，短槍一支，游擊隊長李鋭小和張鋭也被俘了。

戰士們正在清查戰場時，神木偽自衛大隊長李樹德帶着敵人來交槍，正是中午時候，十五支步槍，除白滿堂和另三個敵人外，全部俘擄了，餘十七個敵人都做了我們的俘擄。

約半個鐘頭，戰鬥勝利的結束了。繳四支短槍，求饒並高喊：「繳槍」，「我們交槍」……

更正

七月三日本刊所載「一落千丈的假慈悲」一文中，有幾處錯了，茲更正如下：
一、石坎塔，係雙坎塔之誤。
二、落五渠係落正渠之誤。
三、隱瞞十八個大糧，係隱瞞四十八個大糧，漏掉了四字。

人學作品……王……兄……